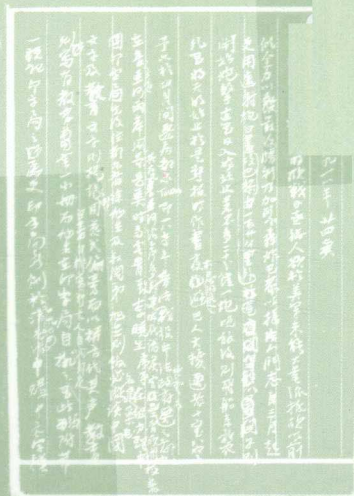


李宗侗著作集

中国史学史

李宗侗 著



中華書局

李宗侗著作集

中国史学史

李宗侗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 / 李宗侗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8

(李宗侗著作集)

ISBN 978 - 7 - 101 - 07411 - 6

I. 中… II. 李… III. 史学史 — 中国 — 古代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080960 号

书 名 中国史学史

著 者 李宗侗

丛 书 名 李宗侗著作集

责任编辑 罗丹妮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11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411 - 6

定 价 29.00 元

序 言

许倬云

先师高阳李玄伯先生(讳宗侗),是我国第一位兼跨古代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他十八岁负笈法国,入里昂大学读书,又在巴黎大学深造。1924年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及中法大学,当时法国的古史专家古朗士,将民俗学知识引用于希腊古代史,获得丰硕成果。玄伯师借用这一种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现象,为中国古史研究新辟了蹊径,例如他从寒食易火的风俗,与古人崇拜“火”的观念中,取得民俗信仰的新解。

玄伯师的另一贡献,则是对于古代姓氏字源的研究。当时的民族学,于“图腾”一词,极多解释。玄伯师虽然也用图腾观念,考察“姓”的本质,他实际着力之处,则是古文字学、语音学与古代地理各方面的综合整理。根据古代族姓分合,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一工作的另一层面,则是“姓”与“氏”的结构与相应的功能,玄伯师在这一重要课题,厘清了不少自古相传的误解,同时,他对性、姓、命、祖、祖之所自出……等名词的阐释,都有精辟的见解,

为这些抽象的名词找到了古代的原义。

玄伯师对于古代国家的性质,先是受古朗士希腊城邦研究的启示,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后来则从大量古代文献中的资料,抽绎中国古代国家的演变过程。

古代史是玄伯师早期研究工作的重点,除古代史以外,他在中国史学史的领域也有着全盘的考察,将各种历史的体例及其演变,理清了其特质与来龙去脉。他的《中国史学史》,纲举目张,对于中国各种史籍的特质与演变的谱系,均有交代,至今我们还未有更为完整的著作足以取代他的大作。

玄伯师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是同光间的名臣李鸿藻,帝师宰相,一时人望。家学渊源,于晚清历史,见闻渊博,是以玄伯师研究清史,常有一般学者未能想到的观点。他家藏资料十分宏富,在治史的同时,也常常兼论一些珍本典籍的传承,毋宁说在版本学的领域,也有不少贡献。

高阳相国是北方士大夫的领袖,政治立场比较保守;李鸿章则是洋务运动的领袖。高阳合肥,虽不同气,但是,玄伯师对李鸿章主持中俄交涉的过程,有极为细密的研究,其论人论事,一秉史家的公正,并不因先人的爱憎而有偏颇。

玄伯师于1926至1933年担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当时接收清宫文物,一切皆属创举,并无前例可循。玄伯师尽心尽力,规划博物馆体制,巨细靡遗。那时北方的国民党领袖李石曾是玄伯师的叔父,与另一领袖张人杰之间,颇有权力之争。由此而与故宫盗宝案的冤案,玄伯师受池鱼之殃,因此离开故宫。这一冤案,凡知道当时情形者,都为玄伯师抱屈。然而玄伯师从未为自己辩白。数十年后,我们在玄伯师课后侍座时,有同学请问此事始末,先师还是淡然一句:“事已过去,也不必再论那些人的是非了。”故宫文物南迁,先师任上,已经着手。这一宝藏能够未经劫难,先师于有功焉。1948年,故宫文物迁运台湾,先师又协助清点整理,设立“故宫博物院”,安顿国宝。其间玄伯师、李济之师二人均出力不少。在先师遗著中,亦有论述故宫的文章,玄伯师行文叙事,却未有丝毫谈到自己的劳苦,也未对于昔日冤案有所辩白。玄

伯师为人忠厚宽容，于儒家恕道，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至堪钦佩！

玄伯师另有一事，鲜为人知。七七抗战前夕，北平已风声鹤唳，当时北平图书馆决定将皮藏珍本南运上海，这批图书到沪后即寄存在玄伯师法租界住宅的车库内。抗战时，上海已成孤岛，即使租界也难以久峙，政府遂决定将这批珍本运送美国。当时负责押运北馆图书的钱存训先生，会同潜往敌后处理此事的蒋慰堂先生，遂将这批图书交外轮运送美国寄存国会图书馆。二次大战结束，内战又起，北馆图书仍存美国，在台湾稍为安定后，北馆珍本才运到台北，寄放在“中央图书馆”。我记得，玄伯师与慰堂先生在闻知北馆图书即将运回之时，两老四手紧握，感慨系之。参预此事的学界人士，今日已只有钱先生了！玄伯师保护国宝之功，也当记在此处，使这段历史，不至湮没。

我从台大二年级，即在先师指导下学习中国上古史，三年本科，三年硕士班，均承先师耳提面命、督责教导，有时为了额外指导，先师还派自用三轮车，接我到寓所加班讲课；大学毕业，先师努力张罗，想送我去法国读书，同时又与沈师刚伯先生，说服“教育部”，在台大设立文科研究所，使得在台修读硕士课程。两事同时进行，而文科研究所事，很快即已核定，我遂得留在台大，继续于先师指导下读书。那三年的时光，是我一生学习生涯中，十分怀念的一段岁月。我终身以中国上古史为专业，前后教导我的老师，都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从玄伯师的时间最长，负恩也最深。今日我也已七十七岁，但那一段师生情谊，大小事项，仍一一如在目前。师恩深重，难以回报，唯有将跟随先师耳濡目染的做人问学原则，也转授于自己的学生。

此时我已将玄伯师著作尽量收集成帙，至今除少数几篇先师早年有关小说考订的论文外，几乎收齐了。今幸得中华书局同意出版著作集，以往先师研究心得影为文集，当可方便学者，从先师研究的成果里，撷取智慧。我忝列先师门下，受恩最深最久，特借此机缘，介绍先师的贡献，愿国内学术界，有人从先师遗作中，也有如我一样的机会。

门下受业 许倬云 述

自序

由于我国史学之绵长而史书之众多，又因于宋以前书只有抄写本而五代始创雕版，遂造成两种不同的现象：即宋以前史书多存其名而书无传，及宋以后史书众多又不胜列举是也。宋以前若诸家《后汉书》，诸家《晋书》，夥矣；然传至今者，不过范蔚宗《后汉书》及唐修新《晋书》而已。其余各家著作，虽偶有为后人辑佚，然所存多属零星，颇难由之以窥见全豹，欲作有系统之介绍，时感困难。至于宋以后各著作，因雕版愈后愈盛，亦愈后愈众，著作之盛与雕版之推广，相因以成，理所当然。遂又因其过繁，欲一一介绍，则又为篇幅所限，只能为有限度的列举，因此又感难于详明。与宋以前史书形势相反而结果颇相同，此欲为较完善之中国史学史者同感之困惑，此其难满意者一也。

况且微言大义，世人每托始于尼山，然太史公已有言，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失其真。则孔子既卒，又何人能定其标准乎？又加以有非微言大义，而后人强增比附者。如春王正月，原属鲁以周正纪年；又如“郭公”原属

偶然之断简，与夫子之微言毫无干系，若强作解说，亦非尼山之原意也。后世史家特重微言大义，而以书法为标的者尤推庐陵与紫阳。然尼山之书法，三传各有解说，谁得其真，已成问题，则庐陵及紫阳两家之书法，果能上契孔子乎？两家果自相合乎？此论微言大义及言书法者之困惑，此又使写史学史难满意者也。

我国论史者，有时不顾史事之真实而只重史书之文笔，此马、班、欧阳、范蔚宗之所以尤受推崇也。昔圣有言：“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固也。然史之足重者，尤当在于记载之真实，若能文笔奇伟，记事翔实，两者均兼，斯为上矣。若不能如此，宁留翔实而略奇伟，孟坚称子长之书为实录，意亦在此。后人常忽略此节而偏重其文，其因亦在于世间多文士而少史家故也。涑水文章虽无龙门之奇伟，然其考证之翔实，于考异书中处处可见，既合于新史学之观点，实足为以后作者之楷范矣。吾于书中专论《通鉴》二章，盖以此焉。

是编初意原为授课之用，以时间之关系，不能为过详之论述。晓峰先生闻而喜之，列入丛书，何其幸也。然史书之列举虽细，而著者之生平尚略，知人论世，仍感少阙。今后拟撰中国史学家列传藉以补充此编之不足，则史学史偏重于史书之论载，而列传偏重于史家之生平，两者相合，庶几成较完善乎？

是书编辑之中，史料之检点，初稿之缮校，皆赖任长正女士之相助，使克底于成，是可感也，特识于此。

李宗侗

1953年7月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史的起源	1
第一节 史之初义为史官	1
第二节 古代史掌于贵族	5
第三节 史书的演变	8
第四节 史的分类及其范围	10
第二章 上古的史书	11
第一节 《尚书》	11
第二节 《春秋》与《竹书纪年》	14
第三节 《左传》与《国语》	18
第四节 其余上古史书	21
第三章 两汉的史书	23
第一节 《史记》	23

第二节 《汉书》	30
第三节 汉代所修之本朝史	34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	37
第一节 诸家后汉书	37
第二节 三国的史书	42
第三节 诸家晋史	45
第四节 十六国史	50
第五节 南北朝史	55
第五章 唐代的史学	68
第一节 官修前代史	68
第二节 私人修撰前代史	71
第三节 官修当代的国史	72
第四节 起居注与实录	74
第六章 刘知几与《史通》	79
第七章 五代宋元的史学	86
第一节 五代及宋所修《唐书》	86
第二节 宋修《五代史》	90
第三节 宋人所修实录及国史	92
第四节 宋代的几部重要史书	94
第五节 元官修《宋史》	95
第六节 元官修《辽史》	97
第七节 元官修《金史》	99
第八章 《资治通鉴》及其同类书	100
第一节 《资治通鉴》	100
第二节 《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105
第三节 诸家续《资治通鉴》	107
第四节 《通鉴纲目》	108
第五节 《通鉴纪事本末》	109
第九章 宋代历史考证学	111

第一节 《新唐书纠谬》	111
第二节 《五代史纂误》	114
第三节 《两汉刊误补遗》	115
第四节 《资治通鉴考异》	117
第十章 通史与郑樵	121
第十一章 专门史	124
第一节 典制史	124
第二节 学术史	128
第十二章 地方史宗族史家谱及年谱	131
第一节 地方史	131
第二节 宗族史及家谱	134
第三节 类传及别传年谱	135
第十三章 明代的史学	137
第一节 官修《元史》	137
第二节 官修及私修明代史	139
第十四章 清代的史学	141
第一节 官修《明史》	141
第二节 清代的官修国史	144
第三节 清初史学家	146
第四节 清后期的史学家	149
第十五章 注史与补史	150
第一节 注史	150
第二节 补史	153
第十六章 章学诚的史学	159
第十七章 隋唐以后的史官及史馆	165
第十八章 廿五史通论	167
第一节 本纪	169
第二节 志	169
第三节 表	170

第四节 类传	170
第五节 自序	172
第六节 论赞	173
第十九章 中国史学之特点	174
第一节 中国有累世不断之史籍及专掌记注之史官	174
第二节 正统的观念	175
第三节 书法	176
第四节 尊王与攘夷	177
第二十章 史料范围的扩充及史学的将来	178
第一节 史料保存流传方法的增加及史料范围的扩充	178
第二节 通史专史的研究及集体的撰述	180

第一章 史的起源

第一节 史之初义为史官

史之初义为史官而非指史书。在这一点上，与欧西史字出自希腊文“Historia”者不同。希腊文初义为“真理的寻求”，所指为史书。在中国，史书是后起之义，由史官而引申成史官所写之史书。

史之初义为史官，更可以文字证明之。《说文解字》“史部”：

史，记事者也，从又（手）持中；中，正也。

许君谓史为记事的人，即是史官，甚是；但谓中为正，实误。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颇驳此说：

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按：古文中作，无作中者。

以手持之中为象简形，而非中正之中，盖古文中与𠄎不同。史所从之字作𠄎，而钟鼎文中字作𠄎，两字原不相似。王国维在《释史》中，则以为中象盛简或盛筴之器，而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早已说过：

凡官署簿书谓之𠄎，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案卷也。

以上各说，除许君释中为正，象无形之物，去古人心理过远外；无论以中象简形，或象盛简抑盛筴之器，其为象所手持记事用简策之形则一。故史之初义确为掌史之官（手持简策记事的人），而非史书（简策），明矣。

然则其职务又若何？其初盖与巫祝相近也。其所包括之职务，既烦且广，固不若后世史官之简单。王国维在其《释史》中，颇能窥见其中消息：

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古之官名多从史出。殷周之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书》“牧誓”、“洪范”、“顾命”；《诗》“商颂”）；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书》“牧誓”、“大诰”、“酒诰”、“梓材”、“洛诰”、“文侯之命”），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称史也。又古之六卿，《书·甘誓》谓之六事；司徒、司马、司空，《诗·小雅》谓之三事，又谓之三有事；《春秋左氏传》谓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称事若吏，即称史者也。

是则史之最初“位尊地要”，诚若王氏所言。但其最初职务不限于掌书之官，王氏对此点则稍嫌错误。因其职务之范围，远较掌书为广，此所以后之官名多从史出；若最初只是掌书之官，则后代与掌书无关的职务何以亦用史来称之？因为最初史的职务甚广，所以厥后各官多以史称，可谓为最初史职之

分化。

直至东周，史与祝及史与巫，尚常比举，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

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得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然则史固司天矣。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过请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然则史固司鬼神矣。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襄公问吉凶于周内史叔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然则史固司灾祥矣。陈敬仲之生，周太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太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则史固司卜筮矣。

《楚语》：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按：巫史连文，即以其职务相似，《楚语》注谓：“巫主接神，史次位序。”实属强分。原文不云乎：“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则巫亦能次神之处位，其职权并非史所专有。总上《左传》及《国语》所记载，则史至东周时，其职务仍与巫祝难有所分。亦即说，史与巫祝同是掌理天人之间各种事务。若往前推，史之职务，只能与巫祝更近，且更进一步；若从王国维谓“中为盛筴之器”而“古者筮多用筴以代蓍”（《释史》注）之说，尤与前所谓史之最初职务包括占卜相合。从中者，或最古之史官职务且以占卜为最重要。占而后记之，又与商代贞人之先卜贞而后刻于甲骨上者相类似，贞人犹能保存史官之古义；而贞人者，亦古代史官之一种也。

刘知几《史通·史官》篇：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度数。

按：刘知几身处唐代，当时的史官已与巫祝相远，而以著作为专业，故误会古代史官亦以著述为宗。然刘氏仍能明了古代太史兼掌历象日月阴阳度数，则其说传自更早，应为吾人所重视。此亦足证明史之初义与巫相近。且据司马迁本身所言，亦颇能窥得其义。《汉书·司马迁传》：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

迁所谓史在卜祝之间，是也。故《后汉书·百官志》云：

太史令 本注曰（按：此为司马彪注）：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又引《汉官仪》曰：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二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易筮，二人典襮。……

则直到后汉，太史之职务尚包括历算、占卜、望气等。且后汉太史令单飏，以“善明天官、算术”入《方术列传》。太史令张衡则“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后汉书·张衡列传》），而《方术列传》称在“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焉。皆足证明至东汉之时，史仍与巫有关，则其最古之本职更无论矣。

总以上所说，史之初义为史官，而其职权凡三变。总全国一切之教权政权，最初之职务也。（王国维《释史》：“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其职与后汉以后之尚书令，唐宋之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明之大学士相当，盖枢要之任也。”）盖最古教权与政权原不分，史既掌管一切天人之际的事

务，则总理一切政权教权，亦极合理。后渐演变，因政权与教权分离，天人之际属于教权范围，故史官职权缩小，只包括天人之际的事务及其记载而不能参预政权，此第二阶段也。只以著国史为事，此第三阶段。亦即后世对史官之普通观念。盖时代愈后史官之权愈小，愈古权愈广，明乎此，方能知史之真谛。即以地位而言，亦最初极尊，而后转卑。《汉书·司马迁传》注引如淳曰：

《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史记·太史公自序》“正义”引虞喜《志林》亦曰：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也。（按：《汉仪注》即《汉官仪》，四卷，卫宏著。卫宏，东汉初人。）

观汉太史公坐位尚在丞相上，可知其更早之地位愈尊，职务愈重，似毫无疑矣。

第二节 古代史掌于贵族

古代王国典册皆掌于王官；列国者掌于列国之官吏；下至大夫，其家族的典册，亦为其族所私有。非官吏非独不能掌理，且不能学习，且亦无从学习。学必有师，师皆是贵族官吏，亦不肯授于外人。史书是典册的一部分，故史书亦掌于官吏，狭义的说掌于史官。史官所传的弟子，仍是贵族，且或者是史官的同族，若晋之董史，即系历代相传者。《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说：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